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八

少傅劉文端公一燝

號是菴南昌人萬曆乙未進士官至太子少傅中極殿大學士卒年 十 崇禎十七年補謚文端

公雖優游木天不敢越局自表見而清望日隆出冊藩封單車匹騎不擾厨傳訓課諸庶常程功績事以道義聲氣互相敦勉不事空言其參講幄或值召對必齋戒存誠冀有感動至君德治道所關及理亂安危之際與權奸女寵宦寺外戚之禍危言激論冀悟當宁故一時清論翕然推重丁巳京察有欲中繆公昌

期者賴公力持得免正人君子益歸心焉

光皇登極召福唐葉公於家尋進公大宗伯入東閣未幾光皇疾大漸公親受顧命變起倉卒人心危疑熹廟方幼弱公率九卿黎明候於乾清門外排闥直入哭臨既畢即請見熹廟翼之以出英國張惟賢捧右手公捧左手擁登大寶中外始定

移宮議起公以內臣李進忠等攀逝無已請自科道所指數人外有告發平日罪過者宜令該監從容訪實議處田詔等以盜寶擬辟上念其侍皇祖勤勞欲從寬政遂閣擬諭公言皇上欲寬者恩法司所議者法

願毋以恩廢法將原本封進上不能聽而羣璫遂切
齒於公
首輔方從哲以人言引去福清召未至公內與老璫王
安外與韓公爌同心輔政收羅名碩林下諸賢彈冠
結綬濟濟充廷人以爲太平可望已而時事漸非公
極力匡救給事周朝瑞主事劉宗周以言事獲罪俱
密揭救免
遼瀋失陷公念前經畧熊廷弼固守經年臺省交章構
陷坐撤長城遂於經筵面奏廟堂提掇中外精神全
在用舍賞罰四字停當不愁邊臣不用命不愁外患

不蕩平因擬諭令查究諸臺省論劾廷弼者姓名治其誣罔搆陷罪降調有差人心大快言路之側目護黨者羣思逐公矣

公因陛辭上言臣以疎拙之蹤迂拘之性蒙先帝拔置撥司仰叅燮理所洊歷者正聖明紹述之會又封疆危亂之秋臣竭蹷供事僅逾一載淪棄之土宇未恢蹙國之河山多缺議論有如沸羮事勢同於累卵每一念及真無以見先帝地下惟是款款朴誠每以人世毀譽此身禍福舉而付之度外赤心矢日血淚回天仁賢正當測謝臣力用其挽推言官偶觸威嚴臣

默施其留救即連章攻擊百端詆厲不難明白一言
然心知其驅逐有因又竊訴其見聞未確姑以權詞
應之臣令行矣思皇上受天地祖宗之眷丁艱難險
阻之時百凡宜愼起居節游晏夙興夜寐修政勤民
至於臨御之暇又當延見儒臣留心經史表虔賫而
彰神庋緊臣一念耿耿之忠想在事諸臣與臣有同
心也獨有關於兩朝之大故係萬世之公是者痛思
鼎湖上賓事起倉卒爾時光景獨皇上知之事定後
衆口悠悠遂謂天祐社稷原無宅慮而危身憂國抗
聲内廷者遂以譎詭去矣禁闈秘密臣有所不盡知

不敢言但願皇上清夜靜思低徊往事當先帝在龍潛之日與皇上居鶴禁之中翼戴者誰人調攝者誰力至扶掖乘輿力阻要挾當日見以爲功非今之搆以爲罪者乎功之者共許其保護之心罪之者亦議其好名不學之過乃乘其懟恩取戾解兩不施至皇上鮮徹帷之恩後人抱前車之戀良可惜耳上下千古呂強張承業與李輔國魚朝恩法戒昭然著在史冊臣願後人滌心澄志共扶聖明無以身在日月之際而徒爲五宗光寵已也至夫恨臣攻臣者毒發未已又欲借舊經臣爲難端不知廣寧之失戰守自有

公詐情罪何難剖決必使蜚語布聞羅織成獄爲逮
撫解嘲爲閥科報怨竊恐莫須有之獄不宜再見於
今日故并畧爲昭析仰祈炤鑒乞留此一段緒論宣
付史臣俟之數十年之後卽言出禍隨何所恨哉疏
上報聞而已時公已去國猶慷慨爲王安熊廷弼發
憤暴白黨忠賢與攻廷弼者恨公益滋大司馬張鶴
鳴借劉一燝佟卜年事欲族公大司寇王公紀不可
至立削司寇猶朝論憤然不平忠賢旣殺楊忠烈遂
授意言官論公盡奪公恩蔭公勢且岌岌會璫敗獲
免毅皇帝盡召諸爲璫削奪者公獨終老林下僅復

公官階至丙子卒於家

公生平凝沉簡默秉正嫉邪遇事有執意所不可雖賁育不能奪論學本倫理立朝重名節退居里第田不過數項第舍一區童僕數人門如寒素嘗與當事相約凡事當以朝廷爲尊君父爲重朋情私交一齊劃破其忠君愛國三十年如一日

少師韓公爌

字　號象雲蒲州人萬曆壬辰進士仕至少師

東閣大學士崇禎十　年卒於寇亂

繇庶常入翰林孤介鯁直清修無欲光宗初甚以少宗伯晉宗伯同何公宗彥劉公一燝大拜天啓中值熊廷弼獄頗欲持平格於衆嘗紅丸議起衆閙鼎沸公獨侃侃明其不然四年夏楊漣劾魏忠賢南北九卿科道繼之時首輔葉向高亦同公具揭言上卽欲保全忠賢亦宜斥歸私宅乃忠賢愬寵詭辨客氏復爲左右竟以沽名市直詰責漣閣揭亦不聽且廷杖劾

璫工部萬爆致之死未幾福清力辭歸里公當爲首
揆次公者爲魏廣微顧秉謙廣微以朝享後至科道
糾之急遂忿而入璫幕秉謙以楊漣疏有門生閣老
語亦傾身爲璫用中外局成借御史陳九疇糾魏大
中推晉撫徇私下部覆疏上譎大中及吏部副郎夏
嘉遇且詰責部院於是冢宰趙南星總憲高攀龍引
罪乞去均遂之公揭以爲賢宜留不聽未幾推補冢
宰總憲吝以爲仍用趙南星私人罷少宰陳于廷僉
憲左光斗副都楊漣請病註籍又以爲規避削一時
罷斥大僚而掌科道許譽卿袁化中及選郎張光前

論抹之者科道沈維炳陳良訓房可壯亦論公皆揭抹不惟不聽且以黨庇詆讓則以廣微取縉紳籍陷黜進瑠以公與葉為黨魁也公聞命即嘆曰危不持顛不扶焉用彼相即日以病請去亦因放之後且削籍

其乞罷疏曰臣以謭材遍籍侍從荷蒙先帝拔擢皇上眷存得從諸臣後備員中書叅預機務頻年以來功能無聞愆咎日積即如南北用兵軍需匱詘不能贅謨以佐遐籌寇災頻告徵發驛騷不能軫民艱以培邦本詰戎宜先營衛而覩兵禁披無能抒宵旰之

憂忠直尚稽召還而榜樣朝堂無能回震霆之怒於後先多官之斥逐諭旨出之威嚴在聖明振肅紀綱中外懼與黨禍而臣既不能憂時淡念有失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挺持爲封還之題斯皆臣罪狀之大且著者皇上釋此不問而徵示詰責札諭欵列諸事前輔無此謬戾同官不相救正總屬罪端曷容潑辯惟是看詳文書向有綸扉故事商確有甲可乙否之殊而票擬無左圎右方之盡伏蒙皇上責臣以協恭責同官以協贊最急甚至諸臣且奉以從事而臣欲補過無由矣猥秕偶前極知非據薙除且及尚昧妨

賢臣之惡也亦臣之罪也伏望皇上亟褫臣官仍治
臣罪以爲忝冒逾涯輔理溺職之戒庶政本以清國
體不褻倘蒙聖慈曲垂鑒貸俾病廢餘生歸骨丘里
喙息尚存得以須皇仁而視聖壽實爲厚幸踴躍循
省罪罰滋重恐未易以邀茲恩造也去國後助贓三
千杖死僕人韓三明以釋其憤
天啓七年逆璫既除崇禎元年正月詞臣倪元璐疏言
公正直御史楊維垣還議公黨熊廷弼當宁特鑒竟
還公原官四月竟行起用公爲人質直不阿帝頗傾
信文華殿平臺召對時有開陳維挽御史任贊化糾

溫體仁帝嫌褻言瀆奏公爲解辨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帝召公與錢龍錫及冢臣王永光總憲曹于汴定逆案帝曰忠賢客氏呈秀首逆所不必言其餘等次須有証據今發下建祠稱頌諸疏卿等與永光于汴在閣詳閱如事本爲公而勢不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心力或可責其後效惟首開諂附傾心擁戴及頻頻頌及雖不頌美而陰行贊導者據法依律無枉無徇期服天下之心懲治之後縱有漏遺俱赦不究三月公復會喬司寇允升定擬多所縱釋二十六日召對發公等原擬及紅本增入六十

五人張瑞圖來宗道賈繼春皆帝所增入帝定爰遲
斬戍爲民四等其配贖則最下之寛政也已巳璫事
粗有訾公短謀者庚午正月事稍平即乞去

少師孫文忠公承宗

字稚繩號愷陽北直高陽人萬曆甲辰進士廷試第二仕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崇禎戊寅殉高陽之難南都追贈太傅謚文忠

公爲舉子時仗劍游塞下歷亭障窮阸塞訪問故將老兵通知邊事要害館閣間有大議奮袌而談往往自公一言而決

神宗末東宮有梃擊之事御史劉廷元以瘋癲蔽其獄閣臣吳道南密以諮公公曰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

闕皇宮不可濮問龐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龐保劉成而上不可濮問也獨皇上能了此須中堂密揭啓之耳道南謝曰謹受教於是挺擊之獄定

自翰林院編修歷官坊局陞少詹天啓二年陞禮部右侍郎尋遷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公入部即首疏言天下事無一不難而兵事更難自非負十分精敏兼幾分癡騃必不肯妄承於身又曰司兵馬者不可恣意於不可多而不顧供億之難司錢穀成造者不可刻意於不可減而不顧星火之急諸臣望臣以必行抑且望臣以必可行臣望諸臣以必言抑且望諸

臣以必可言惟必可言乃必可行人患言者之多臣
患其少耳

又陳目前切要曰年來兵多不練餉多不覈以將用兵
而以文臣招練以將臨戰而以文官指發以武備邊
而日增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種
種誕謾因循之象不能追救以一闒茸天下遂至斂
天下之兵於邊而旣壞一闒茸壞天下務在收拾人
心以大振其氣又再疏請淸京營重將權用能吏上
嘉納之

招兵之議起勳戚爭先奮臂公請一切停止曰勳臣總

京營坐五府果能清理則京營十萬衆莫非强兵舍見在之清理搏虎名之召募臣不敢信也布衣爭上書言結死士一呼千萬人立至公請一一核之曰王詔郭京之流好以大言僨事恐其爲權門之籍托此輩爲神君也駙馬都尉王昺爲公夫人之姪也公覆其疏曰廷議尚有參差本官宜切引避其不私親暱不辭怨謗皆此數也

兵部尚書王在晉代熊廷弼經畧遼東晉不得已議築重關於山海關之八里鋪欲以四萬兵守之其說謂即外關破內關尚可守而外關之兵無可逃爲工四

千餘丈爲費百萬而城樓諸費不與焉疏入許之已肇工矣公乃自請往閲具疏入告關上形勢言守寧遠者所以守關門退處於關則永平動搖京師震動勢必大亂八里鋪去關門未及一舍地是山海爲孤注也上於是召還在晉而八里鋪之役罷又督臣王象乾以百萬撫西虜公裁其十之七公一出而爲朝廷省百六十餘萬金錢然經督之郤公自此不遺餘力矣

論守關曰敵未抵鎮武而我先燒寧前此前日經撫之罪也我棄寧前敵終不至而我堅委爲西虜住牧之

所不敢出關向東行一步此今日道將之罪也道將既縮朒匿影關內而不能轉其畏敵之心以畏法化其謀利之智以謀敵此臣與經臣之罪也臣與諸臣議與其以百萬金錢浪擲於無用之版築不如以築八里者築寧遠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萬人當寧遠之衝與覺華相犄角敵窺城則島上之兵旁出三岔燒其浮橋而繞其後以橫擊之卽無事亦且驅西鹵於二百里外漸遠於關城收二百里疆土於宇下經畧闕代者益難其人公上奏曰臣請更易經畧而目前人才未見可勝任者獨有逃官逃將議築議蹔主

守主退以迎合經臣之指而媒孽易已之不爲逃者以畏敵爲持重以逃死爲老成以媚夷爲制鹵以棄地爲守關以三十萬可了之工而估百萬以八里地百萬之費而糜歲時大將方事經營而彈文已緋其手足道將甫有籌策而軍府又拄其頰牙忠良稟計于道臣敢勇程材於罪弁滿鎮之旌旗無色一方之喧呶有聲杏山十萬之義兵豈忍其委於夷鹵關城數萬之流冗豈忍其盡爲捐瘠寧遠以內二百里之疆土敵人所未到豈忍其鞠爲西鹵之幕場臣再四思維與其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人何若以身

任之而臣猶得以自竭其力臣願以本官赴山海督師敵來窺關以見在之將督率三軍必不使匹馬橫行敵少斂戢則簡驍雄膽智之將訓練士馬指授方略待兵將調和文武豫附進可以攻坐可以守然後擇其可付大事者授以經撫之任是臣所以忠皇上而報神廟光廟之生成也上大悅遂詔以原官督理關城及薊遼津登各處軍務便宜行事

八月十九日上御門臨遣詔書鄭重以諸葛亮裴度爲比賜上方劍坐蟒旣蒞任築歲開屯八萬九千石草五萬餘束築寧右諸屯堡招徠流移百萬又練軍騎

三十六陣得精兵凡五萬有部將哨邊所斬零級積至一千八百五十有奇公第籍之入報而不敘其自損抑如此

命中使須賞邊關將士公奏曰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皇上命使不遣大臣而遣內臣且以四十餘人命使既行無容再議但念兵不可玩或以創而成例天下不明皇上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皇上有不信大臣之心臣願皇上毖飭使臣無以此行爲嘗試無以觀兵爲威福上溫旨報公令無過慮

王象乾去公請去經畧而移總督於關城以薊撫居密

遼撫居寧前權歸於兩撫而督臣時問焉罷臣督師以省二三或令臣姑還闕下得比識途之老馬如必不欲臣離關則請去經略總督只以臣一人督兩撫如推督臣則願有請焉居薊不肯居東者勿推任撫不任勦者勿推同功不肯同罪者勿推顧情面不顧安危者勿推如止以臣任關城亦願有請焉終年不令一覲則不能任不時予餉定軍需則不能任不斷臣所奏請而令兵部議可否則不能任身同外吏無以自明李泌所謂待聖意殺臣而後求去晚矣

經營四年闢地四百里徙幕踰七百里樓船鐵騎東巡

至廣寧抵醫無閭將與師大舉禡牙有日矣一切軍需約畧具備計馬步二十四營合爲車營十二有前鋒有後勁爲步四萬一千八百五十六名爲騎五萬一千馱馬盔甲器械糧糗稱是請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賀萬壽飭面奏進兵機宜逆黨遂指公爲與晉陽之甲約兵侍李邦華爲內應魏璫悖甚漏下二鼓分三道止公矢輔碩秉謙奮筆曰無旨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有兵部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即東於是御史李蕃崔呈秀輩詆公爲王敦云

五年公抗章求去上遂允公歸而以兵部侍郎高第爲

督師甫受事即下檄馬世龍撤錦州大凌右屯且議
撤寧遠以袁崇煥力爭止
崇禎二年大兵入大安口特起原官畀以舊任勅入朝
陛見朝受詔而夕就道抵近郊而召平臺帖下矣又
命啓彰義門侯公夜分亦令入對既入上慰諭曰敵
入已半月一無可恃所恃惟卿卿如何爲朕調度公
曰臣聞崇煥自率所部至薊州尤世威守密雲滿桂
守順義侯世祿守三河互爲犄角勢若列墻地密而
屑屑援應此爲得策又極言三河當備守三河可以
阻敵西奔兼可以阨敵南下西奔則擾都城南下則

疑畿輔臣以爲守之便又言固結人心是第一義上
一一是之
入對時詔調度京城館閣諸僚吏盛服以候入直夜半
內閣忽傳聖旨諭輔臣孫承宗星馳通州料理公從
二十七騎出東便門橫穿萬壘抵危關收悍將手復
遵永灤遷四大城以安畿輔先帝知公能辦東事云
議兩撫橫豎二局曰禾嘉議復廣寧義州右屯廣寧易
復也去海百八十里去河百六十里陸運爲難義州
地偏西去廣寧百六十里繞山而東撫臣雖三城並
言必當先據右屯以爲家聚兵積餉以漸入廣寧爲

進取堵截之計元龍議撤海以復廣寧三衛臣先年議四衛請先復蓋州而守之蓋兩河之中堅西在寧遠而扼要在右屯東在金州而扼要在蓋州今蓋州城已墮矣金州遠敵而可速築當先據之以漸圖復蓋若撤海復廣之議則劉興治讐殺甫戢恐其懷毛帥之懼疑而走敵欲留之島上恐其不歸敵而借馬市以交敵如宋之李全也移興治於旅順以絕皮島之患而以復金責興治以勢難遽撤之島兵圖終當恢復之金旅此便計也

初西虜鎖合兒乞賞不嘉收置墻外遂誇詡入奏曰行

撫賞於駝喙之後將以爇攻爇此豢龍飼虎之手也公駁之曰往以弔褒愚敵而爲敵愚以買米愚東而爲東愚今之愚鹵者安知非昔之愚□東者乎已而果敗後爲祖大壽抗章抉摘其貪穢公力止之曰吾不欲爲鎮去撫且以長東將之驕也其持大體如此中朝聞之卒遷禾嘉南太僕卿以去

四年正月親閱薊遼條次東西邊政八欵一曰欲定封疆大計當先定封疆大臣二曰欲東大兵當先分部大帥三曰欲分戰守之兵當先分戰守之備四曰薊之備守五曰遼之備戰六曰合論薊遼戰守七曰防

擢八日復城疏入上命兵部即時覆行

十一月公還關門以十七疏求罷上賜金幣命馳傳以

歸謹列薊遼事宜十六欵并復城進兵二事

其論復城曰右屯之役臣奉旨酌議三城之一非由臣

唱也今謂復城致敵則遼地將終不可復而又言復

城適敵敵豈効我之遠之也拱揖而不來乎如果不

必復也彼何爲傾巢而來乎此彈丸之地如以爲修

築惹敵則已巳之入薊庚午之圍錦果誰惹而來乎

使向者臣不抗天下之議以復八城則關外皆敵地

灤永一階關何以守而遼東西三四千里皆敵天下

又何以爲討乎臣願治臣不能禦敵之罪不宜以兵
因卸罪於復城而使天下以復城爲諱也
其論進兵曰敵謀闌入因糧以困凌河臣欲檄撤凌之
兵以援凌撫臣曰不敢臣欲馬步合營前進撫臣曰
不如用奇臣欲以騎集錦以步向凌撫臣欲分四路
撫臣奉中樞堅壁之指又不肯明言持兩端以觀望
屢易師期不知兵以奇勝要必先正兵敵非必不可
勝而我非必不能勝敵也浹日轉戰我兵潰而[illegible]敵
亦過當如以一敗謂我兵必不能[illegible]敵臣不信也臣
願治臣進兵敗衄之罪不宜以兵潰卸罪於進兵使

天下以[illegible]敵爲戒也

十一年十一月九日大兵薄高陽城公率邑紳誓死登陴顧土城低薄外援不至大兵晝夜環攻石盡矢竭亦不能支公守北門謂家人曰我死此矣汝輩各自逃生家人環泣不忍去城旣破大兵掖之去公入城南老營中用葦席籍地望闕叩頭叱持繯者趣縊我乃絕時年七十六子孫凡十九人皆力戰從死事聞

先帝震悼奸輔薛國觀怒公靳予贈卹久之南都追贈太傅諡文忠

公嘗論講欵之害曰未服而搆之欵其心必驕有挾而

要其得其願必矜幸全而竣其局其費必大旣竣而
仍防與恃欵而弛防其禍皆至於不可支公之不肯
主欵以此
公爲孫愼行門人愼行爲禮部尚書劾故輔方從哲進
藥弑先帝當誅公昌言於閣曰進藥不止一人實出
聖意當之曰弑非律令也從哲宜削去先朝所與恩
蔭愼行恚以爲反巳公不苟同如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八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九

尚書周公嘉謨

字明卿號景松湖廣景陵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吏部尚書

授戶部主事甫弱冠著能聲丁丑出守韶州壬午晉憲副治瀘州下車卽窮治大憝揚騰霄豪猾股慄會建武兵變同官懾其威咸縮恧不敢前公曰是何貔虎而遽𨯳爪迫人也輒單車徑往曉諭禍福叛卒凡四千餘人皆俯首聽命及撫白草番夷視師邛州灌縣皆饒方畧蜀人咏其功焉

五年晉按察使乞歸尋丁內外艱服闋起故官値蜀人爲中使丘乘雲橫斂逮繫相屬公遍檄浙司俾一切得抗絕之勿聽又廉得奸黠附中貴爲虐者五人繫詣法民賴以安

轉左布政二載巡撫雲南會滇當兵燹後公意在與民休息不欲勤兵而土酋多安民背漢投緬據蠻灣公請兵討之斬首二百餘級獲安民立其弟安靖盡諭散其黨而還無何廷推公總督兩廣公疏請減滇南額貢黃金五千兩不報立爲官買法而西爨交阯洧越境憂兵餉煩費公又酌鹽贖四千餘金給之

陞南戶部侍郎歷北工部陞吏部尚書值神宗賓天光宗卽位鄭貴妃邀封太后公理諭其姪鄭養性亟請貴妃辭封后命辭義侃侃未幾光宗不豫公偕大學士劉公一燝韓公爌率給事中楊公漣御史左公光斗等入受顧命明日駕崩是時熹廟方冲幼羣情惶惶僉謂先朝選侍儼然以母道自居意圖垂簾稱制公首建議請上御文華殿朝賀以定危疑已而駕至殿門諸臣嵩呼畢祈卜吉登極而選侍猶竊負乾清宮不出公偕九卿科道疏請大略謂選侍雖有撫愛之心自不無形骸之隔殿下年齡漸茂婚禮未成蛾

眉粉黛時溷目前萬一防護稍疎所關匪細惟殿下爲宗社自愛近議先帝梓宮安設於仁智殿選侍或可移駐後殿俾一切宮嬪盡行隨入一以奉几筵之香火一以肅閨閫之範儀社稷幸甚疏入選侍怒然卒不得不移出居噦鸞宮亡何逆璫用事嗾其私人給事孫杰論公公罷歸尋借移宮爲罪案正直以次芟除遂削公籍追奪誥命毅宗登極召公爲南京吏部尚書踰年卒

原缺

尚書趙忠毅公南星

字夢白號儕鶴北直高邑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吏部尚書以璫禍卒於戍所年七十有八崇禎初

贈太子太保諡忠毅

為戶部主事江陵相臥病朝士徧走羣望公與二三同志戒勿往仍為紀事詩曰二豎能憂國千官為祝年傳播人口江陵沒以輿望入銓司所推擢如海公瑞何公以尚皆一時人望除稽勲郎遷文選有剖露良心直陳時務疏所抨擊數人皆月旦所弗許一給事起而救之朝論多助公而公復引疾歸

陸平湖將去國特起公田間二十二年廷臣當大計孫
清簡公任冢宰公司考功澄汰流品較若氷鏡於時
相私人不少假坐是奪職
公主計時靜坐篝燈精心參酌有虱巢於耳繭成而不
自覺援筆註發嚴於要津而寬於散秩遇一權勢姓
名奮腕乙之朝賢如王公德完魏公允貞顧公憲成
各具疏申救有敘其無私者曰都給事中王三餘考
功郎南星姻家也吏部主事呂胤昌尚書鑨之甥也
讀至此人皆拱手縮舌
光宗登極總西臺癸亥復內計公作四凶議以攻开趙

所剗去畧與癸巳等整起臺綱人多震悚

晉冢宰一以澄清爲已任謂長安交際殷煩士大夫朝氣皆疲於應酬亭午入署懨懨不支請以全力盡職業率予部大夫昧爽入署以爲常又欲廉巡撫之賢者與郡邑循吏皆以任銓司如考功文選亦不得皇皇馳播官評報部多循故事以畢冗及椎魯寡援者塞白使貪暴漏網嘉與天下浣濯此習再剖良心䟽云臣老矣幸而良心尚在所爲竭智力於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心爲社稷蒼生而已且夫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於吏部是以

臣平生所傾服者未敢薦一人亦未敢爲人求薦臣之所以保全其良心者亦甚苦矣今陛下之小民皆在水火之中而可以救民者莫過於巡撫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威稜貪汚絶無者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府賢則州縣不敢害民防之自知州知縣始然莫急於懲貪今有司之貪已成風而長安之書帕自十二金而至一百有至二百金者此皆何從而來如此而但論罷之如行商而得素封有歌舞而爲耳謂宜以後穢跡昭彰者撫按先行究問確實而後具奏追贓正法以抵兵餉而減加派如有囑托受

賄曲為庇護者即叅奏重處庶貪風漸息而亂萌可
消矣
上力挽干進疏今之士人以官爵為性命以鑽刺為風
俗以賄賂為交際以囑托為當然以徇情為盛德以
請敎為謙厚聞有司署選者每遇朝退羣輩遮留講
陛講謁講地方講起用恒至脣乾舌敝而後脫比至
署中則私書公書闐戶盈几應接不暇蟠木而藉先
容積薪而欲居上不從則貽書切責以為違公論必
如所求而後已臣皇上之大臣又老臣也幾一分別
是非而惡聲已至區區司官彼視之猶鷄肋也曾不

能當其一指之彈而望之不畏強禦難矣臣嘗論萬曆年間近於以強凌弱今日之人近於以衆暴寡力可弄權人人可爲吏部財能買爵處處俱是傍門面皮世界書帕長安士風如此公道滅絶雖使臣有返老還童之術與執簿呼名之吏無異適足以敗其平生而無補於國家旋當以惡聲去耳請飭諸司毋狥一切請托有挾而求者白其事會給事其代貲郎求鹽司仰以貲郎買朱邸出給事外藩人嘖嘖稱鐵面至其用人不以門墻引嫌御史大夫則用高公攀龍佐憲必楊公漣左公光斗領諫垣臺班必魏公大中

袁公化中又從人望用新昌鄒公維璉繇樞部調銓曹時江右一銓部尚在事一省兩銓尤爲搠格又不與江右臺省謀獨二三同志决之雖犯衆忌不顧也逆璫亦慕公清流囑其甥傅應星介其中翰贄於公公麾去又嘗同坐弘政門選逼叅公正語曰主上冲年內外臣子各努力爲善璫默然時相魏廣微其父允貞固與公同好也公素以通家子畜之無少假相以同姓嚴事閹倖致擯席公薄其人不爲之禮廣微積恨入骨與閹比而媒孽公會高公發崔呈秀狠籍狀公議戍之呈秀投身於閹謂不去某某我兩人未知

死所遂借會推晉撫事矯旨逐公目爲元兇公去而
高公隨之明年大典詔獄誣以受賕而公謫戍代州
子及外孫皆遭箠楚荷桁楊仍各遠戍烈皇即位詠
及召用卒於戍所廷臣首訟公宽得贈少保謚忠毅

尚書汪公應蛟

字　婺源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戶部尚書加

太子少保

除南京兵部主事尋改禮部修方正學墓置田祀之考

最入京感時事抗疏忤達官移疾歸以福建憲副出

遂廻翔藩臬間備兵易州有礦璫燄甚公露章劾之

謂聖明在上而豺貙噬人於白晝狐鼠公行於大都

日甚一日陛下止以利在帑藏之私蓄而臣正患在

閭巷之凋殘陛下或苟安在目前之無恙而臣正慮

在將來之不測倘及今不悔悟而日積月釀以至天

變人離雖復盡天地爲黃金變河沙爲珠玉而瓦解
勢成天下事可勝道哉疏入上優容焉
鎮撫天津改撫保定開葛沽一帶水田歲得數萬米後
遼陽發難從津門轉輸人賴其利畿南大饑督有司
賑貧乏全活者億萬計疏爲三輔請命謂民窮已極
賣妻鬻子止博數錢擣葉磨根尚欠一飽若催徵之
令未已則賑濟之事謂何得旨減稅額六萬屬吏以
剝爲謝者絕不與通晉少司空引疾歸
天啓辛酉赴大司農召而紅丸事起孫宗伯鄒總憲相
繼疏論方從哲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公具疏謂先帝

以哀勞致疾崔文昇故進下藥勢遂不起而李可灼紅丸又促之違進御之舊章啓奸宵之陰竇並應拏解法司正罪而從哲贊薦可灼不能討賊反行賞奸援諸許世子之爲法受惡何以自解似宜聽其自請盡還歷朝恩命官階遠歸故郡列爲編氓庶幾大義明而羣疑釋又論移宮一案謂皇上登極年已十六選侍亟縻意欲何爲說者謂與封后總一機關所不敢知倘二事有一得行不知朝廷作何景象從哲以顧命元老游移可否若有若無若癡若黠臨大節而不可奪無望矣且以封后移宮二事合於進藥一事

不知萬世春秋之筆當書從諫爲何如人也而二三羣小咸側目公矣時東西多事征調頻煩公所條上多主淸汰而軍興不乏議三方布置者需兵三十萬餉一千二百萬力持之減其半往往與時相左有議其老不任事者遂乞骸歸加太子少保謝疏引宋儒言以親宦官爲戒歸五年而卒

公敬愼直廉不務矯飾議論舉措自驻詭隨歷中外幾四十年雖心存恕厚未嘗察察求人過而奸貪不法自對之消沮有古大臣風云

尚書王莊毅公紀

號憲葵山西芮城人萬曆巳丑進士官至刑部尚
書卒年　十

爲禮部正郎時國本未建苑枯形成中外多所趨避公
獨守正據典禮凡宮府儀制遠嫌疑別長幼動有滚
意諸羽翼東朝者羣倚重焉擢光祿少卿壬子主考
河南視宦途溷濁以由君子觀之一節命題爲昏夜
乞哀求富貴利達者作痛砭時貴醜之滚以爲根然

公名高莫能刺也

出撫保定叅禍藩承奉鄭進即挺擊中麗保也乙卯加

副都丁巳陞戸部左侍郎總督漕運歴中外累著
勞績庚申陞倉場尚書
壬戌陞刑部尚書會客魏擅權執政有陰與通者公忌
發其事刑部郎徐大化惡熊廷弼欲殺之并以此攻
給事中周公朝瑞惠公世揚二人皆負讜直聲公因
上疏言朝瑞批徑尺之鱗天下目爲朝陽鳳世揚射
高墉之隼天下目爲殿上虎大化誠抱孤憤欲爲天
下擊賊令有人於此巧能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顛
倒天下之是非交結權璫誅鋤正士黃瓜臺辭已賦
同文舘獄將興此今之蔡京也大化何不明目張膽

出袖中彈文相擊直與正骨浩氣之朝瑞世楊日壽干戈不已耶疏上大化罷

御史楊維垣譏公吞吐請令指名具奏公復上疏言宋朝奸臣蔡京天資陰詭流毒縉紳遺禍宗社今日之輔臣沈㴶其結交魏進忠與京之契合童貫同乞哀董羽宸與京之懇款陳瓘同要結邵輔忠孫傑與京之固結吳居厚王漢之同顧命元臣劉一燝周嘉謨之罷逐與安置呂大防蘇轍何異持正言官江秉謙熊德陽侯震暘之擯斥與貶謫御史常安民任伯雨何異尤可訝者賄交婦寺竊弄威福中旨頻傳而上

不悟朝柄陰握而下不知此又京逆國罔上怙寵弄權之要訣曠百世若合符節雖謂起九原之京復出可也疏入客魏怒甚適佟卜年劉一獻下獄公不肯附和殺人遂內批削公籍歸公與夫人騎二騾襆被蕭然以去尋卒於家烈皇帝即位復公官贈少保寻謚莊毅

左都御史曹公于汴

字自梁號珍宇山西安邑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

左都御史卒年七十一

授淮安府推官護陵緩擒剿盜爬搔淮泗間利病入爲吏科給事中泰昌元年由太常少卿屢遷至都察院僉都御史吏部左侍郎未幾逆奄難作公請告歸崇禎初召爲左都御史亡何溫體仁訐奏錢謙益公據經守正力爲料止久之再疏乞休得旨歸里甲戌正月卒於家

公爲人孝弟忠信明允篤誠望之如太山喬嶽而即之

如和風瑄日立朝務持大議當事務存大體論人務取大節主張名教扶養風義愛惜善類而於僉人邪黨有所彈劾處分未嘗不惻然如傷一言之可採寸長之足錄必加引進其或反唇相譏操戈入室則皇皇引咎自責與研貽馮公應京同舉進士以聖賢之學相鏃礪居家老屋三間不蔽風雨席門葦簾令菽飲水端居參究羣萃扣擊春星秋霜移日分夜壯而仕老而休終其身於學問之中爲諸生時講求兵農錢賦邊防水利之要與馮公討經世實用書殆半出諸腹笥

在省垣論奏皆關天下大計居憲府雙篠倚戶百僚肅然有顧太康之風遲重寡言人或以衰晚目之及談兵薄都門論札日數十下條對商搉不移漏刻詰奸警備旋至立應精强少年皆斂手歎服知爲有用之學平居薄嗜慾勇辭讓進禮退義不失尺寸當少宰之推也越馮恭定而用公小人設械欲藉是兩擠之公固讓不可不旬日堅請去小人卒無以傷公其沉幾先物不俟終日皆此類也公死門人錢宗伯謙益表其墓

公矢神說曰昔修德之君子或曰可與人言或曰可與

天知、世兩高之、而儒者曰可與天知、其至矣乎、天則無可掩也、無可眩也、無可阿也、故曰天眼極明、天耳極聰、天算極周、天網極密、人有機變、天有乘除、天有誅罰、人無躲閃、故古之聖人惟天之畏也、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夫世人溺情恣習、罔知畏天、神怒而不知、鬼笑而不悟、彼罔忘天、天未嘗忘彼也、則亦特鑒之而行罰焉、孰與矢罰於天、蹈正戒邪、其於罰也免矣、夫隆師取友、以嚴憚我、以夾持我、然師有時而不在其上、友有時而不在其側、天則無刻無地無內無外、不與我俱、其嚴憚夾持、顧不密哉、時時對越、惕

若凜若非僻之念何自而萌邪穢之行何自而作真性湛然無往不宜茲上聖之至德也

尚書王莊簡公佐

字與卿號太蒙寧波鄞縣人萬曆　進士官至

工部尚書太子太傅卒年七十三謚莊簡

五歲輒能解書學儒步不受羣兒狎爲諸生家貧授經

里中歲得脡脯悉奉二兄共給朝夕置大布衣與兄

遞衣而出未幾舉於鄉罷會試歸其授經如故

第進士授工部營繕主事督毓德宮壽宮及皇城工出

入繳徵悉經手畫同曹心嫉之遂陰嗾給事韓某奏

公侵費疏下太宰陸公光祖知公名因盡爲公會計

不第無所侵其節存翻以萬計覆言王主事才且廉

給事所言俱無狀公名由是益著

出知南昌府公治郡用法嚴吏俱側足立毋敢出聲諸廢畢舉奏治行第一至所日給俱出自月俸此外絕無濫取及入覲將歸橐已盡車馬不得發當事爲給一傳得以行歷遷本省督學副使參政按察使右布政使聲名俱如治郡時

轉廣東左布政使粵中地阜而法寛屬吏謁上官非奉筐篚不敢見公一切禁之諸上賦例有加耗至十之三之四公命盡準部行權量十不至一庫有羨金十萬可私悉取充餉以南韶旱災疏免太平橋稅銀三

萬念全粵輸賦重再奏免加派丁糧銀四萬有奇粵
人至今誦之
尋擢右副都御史撫江西江右民見公復來驩聲溢道
公至申明保甲境內盜漸息稅飡潘相居省會橫甚
猶稍憚公公密以利害開諭之使自請減稅五千民
少甦湖口飡李道肆行不法公悉按治其黨因奏革
飡稅得歸有司且微使民盡燬其官舍商困亦蘇時
江右積大水四年民饑公設法拯救苦不給乃奏改
折南安漕糧留以貸民四歲凡四請又請停牲口厨
料漕折宗祿留兩院贖鍰及課鈔苧布兩地稅銀免

閏月加派及各鎮諸重徵並得報可前後所省不翅數十萬故四載中半菽無登而屬郡生命俱藉不死又謂有糧道則監兌可裁有幕府帶徵則稅課大使可革漕糧民運當改爲官運弓箭絃條本色當改爲折色凡公所建議爲朝廷謀節省以恤民使蒙實利俱出自大臣憂國苦心足爲後世法

擢工部侍郎理河道時直有狠矢口之決河西務棉花諸口之衝山陽新挑溝之陷邳州直河及胛沙灣西月堤之大溢公東西驛走疏濬合期於是皇陵無侵嚙憂運艘得有程抵灣獨早

入爲工部尚書奉璽書督定慶二陵皇極門殿工公長工部事無不辦二陵告成論功三加爲太子太傅倚眷方重然時魏璫初用事其勢漸張公知國事將壞遂力請骸骨歸家居屏跡一小樓刺謁不通自言大臣歸老體當如是一日無疾而卒公內行修謹與人交寧厚毋薄生平潔方自保至老不渝未嘗干人亦不受人干所居先人廬數楹食無重簋終身不畜媵妾之官惟從蒼頭三二人給竈養爲大司空時嘗以事笞吏見其內衣俱輕貂公大怒出席解其衣示左右曰吾歷官內外爲國大臣尚衣褐汝何等小吏敢

服此與杖數十曳之出部門

尚書鍾公羽正

字叔濂益都人萬曆庚辰進士官至工部尚書

初授大名滑縣知縣吏多潑文民更囂訟夙號難治公以弱冠蒞事羣抱牘吏不無易之故紊緩急牘而以無次背公公爲先所急者以次呼署而痛懲其緩者案無留牘羣吏不敢爲奸魏南有陂田六百頃歲苦水厲既脫以爲背且逋租者寡幾盡而賦額如故公曰蠲之是棄地也仍之是棄民也乃身浮小舟酌水涯以爲蠲留而以新償故除民間百年之累而額賦不失民祠祀之江陵當國令省直覈畝展賦以裕邦

計而且右諸有司之才能溢地者滑壤地實溢百餘頃公延不以報徐乃仍還之民曰與其以此羨額得當路驩何如得寬吾民爲愈乎其勁節類如此

濬滑五年以循良擢禮科給事中首正科規適有以詐冒棊闈選者公嘆曰賢路混淆職掌安在因疏糾士風淸冒籍上著爲令凡有建白雖忤權貴不恤也

轉禮科右給事中再轉工科左給事中閱視上谷邊務會哈喇愼老把都等部挾撫賞歲費帑金二十七萬有奇猶狺狺未厭首建議裁之諸部恫喝要挾與口北道參政王象乾以利害讋之諸部皆俯首去

轉吏科都給事中郎彈劾中官及部寺大小臣之不法
者其略謂人臣之罪莫大貪欺然使內臣貪欺而外
臣不應則尚畏攻發而莫敢行外臣貪欺而內臣不
援則亦畏至威而不敢肆乃內以外爲羽翼外以內
爲窟宅牆洩機密恣行嚇詐殊堪爲世道憂疏入而
內外交恚是歲大計天下羣吏公嚴禁餽遺且大班
糾劾後請罪潛留京城各官至今守之
時皇太子冊立無期公悲憤因偕六科合疏請預教內
言陛下以任內臣者任外臣教之宮中者教之文華
奚慮不稱任使而必委之巷伯之倫秘之房闥之內

哉忤旨謫都給事中李獻可雜職餘奪俸公奮然曰余實倡此議而異罰將靦顏交戟下耶復拜疏力祈同罪上怒謫公邊方雜職卽日野服策蹇出都門一以讀書講學爲事矣家貧閉戶不出郡縣大夫干旄至門皆不應亦未嘗報謝林居三十年竟無一刺入京師而爲德於鄉甚厚每獨往城南寄居僧寺幾如其家

四十三年皇太后遺詔起抗言獲罪諸臣擬光祿少卿未下踰六年神宗崩詔起太僕寺正卿未及都門卽轉正卿至則詳覈歷年收發支領之籍得存留銀二

十萬二千以助陵工又磨查羨餘可萬九千有奇積盡一淸當是時鄒元標巳總西臺馮從吾爲左僉都御史廷議推公副都御史公力謝曰馮公僉署巳久借使後入者先之是長競也柏府何地以是風有位可乎卒隮馮于副而以僉自安入院首劾方從哲沈潅謂從哲進藥議謚封后移宮之事無謀無斷似佞似欺當使爲法受惡以待良史之書謂沈潅交結內援招權納賄多事多言且行且止宜速放歸舉朝咸服其公

熊王之獄衆議紛呶左右異袒公獨排衆議曰開鐵之

不明遂失遼瀋遼瀋之罰不明遂失廣寧不知朝廷疆土尚堪幾回逃敗幾回寬處倘他日邊事更有決裂將盡歸今日議法之不明誰任其責於是衆議始定駁則與鄒元標馮從吾等講學於首善書院中而忌之者借僞學以爲諸君子之罪案矣未幾朱童蒙疏出公亦具疏求罷謂元標理學節義卓冠羣倫從吾默証潛修特超塵俗其在衙門振揚法紀表率憲綱案無留牘廷有暇功至其倡明經學成就人才惓惓惟恐一日不聞道義之談一人不入聖賢之域者仰皇上講學之勤率臣民而歸皇極功甚大心甚忠

且勤而柰何其禁之也臣初入署未與創始乞先罷
臣退伏山林以終沒齒伏願皇上清心窮理所其無
逸大小臣工同心同德以贊內修外攘之治登斯世
于唐虞三代之隆矣疏入報聞
天啓二年陞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明年三月陞工部
尚書故事內臣冬衣六年一給羣奄安之未有當夏
預領者至是六月羣奄千餘人環部毀官署碎公座
毆椽屬竟日乃散皆忌公者陰主之聊借發難以嘗
上意公具疏入告且乞歸有旨慰留又命司禮監杖
諭羣奄公去志茲堅五疏乃允蓋三年七月也未踰

年璫焰大爍逆黨霍維華覆理進藥移宮案論鄒忠
介及公二人立名非眞委身門戸敗壞生平至是而
羣小逐公之謀始大露崇禎八年起廢復及之而忌
之者猶在事公亦堅臥不出後二年卒